

王之國



№ 880-3

4100 11-34

聖體軍小叢書發刊旨趣

現在誰也知道公教出版界應當致力於兒童讀物。事實上，零星與偏時地刊行，同樣地不夠介紹公教全部基本智識。我們深信一部五六百冊完整的公教學生文庫是必要的。不過這件事，決非倉卒間得以完成。

為此先在編纂範圍內，編輯一部包括：經史、聖傳、神修、聖召、理論、指導、小說、劇本、詩歌等各類的小叢書。一為聖體軍，儘量綽餘的應用，為教中一般學生，也很可暫作唯一的文庫呢。

這是我們編輯聖體軍小叢書的旨趣。

目次

序

一	林中相遇	1
二	長上	13
三	法律	17
四	厦	25
五	一個倔强的同伴	29
六	慰人心靈的飯廳	41
七	一個要求	45
八	大軍庫	53
九	國王醫院	63
一〇	補贖	67

一一	闊路	73
一二	社戲場	85
一三	惡毒的詭計	93
一四	愛情	99
一五	悲哀	103
一六	極樂園	109
一七	等待地	119
一八	熱戀	123
一九	最後一次	129
印好後		
正誤表		



序

本書是 Mary Loyola 底初作小說。原文是用英文寫的，吾却從 Marie de Chateau-verdun 底法譯本轉譯過來。吾以爲：小朋友！吾以爲爲你們不懂洋文的，更好是意譯的麼？

★

★

★

本書可以說是寓意小說，意味深長；記得吾翻譯這書時，有五天之久，好似自己也廁身其中。聰明的小朋友！書中所說的：極樂園，國王，草棚，惡魔，自己，護守大臣……等，諒來你們終能猜得到的，也無用吾解釋。

★

★

★

因爲本書是吾試譯，而又倉猝之間加入聖體軍叢書；（因爲譯後並不想發表。）所以譯文一定許多錯誤處；文辭方面，也不無不妥不當處；另外校對疎忽，正誤表竟有數十條。這一切，只得在再版時更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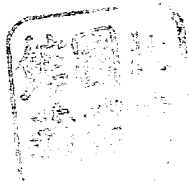
小朋友！吾認承的：這書簡直是侮辱公教文壇！

樂國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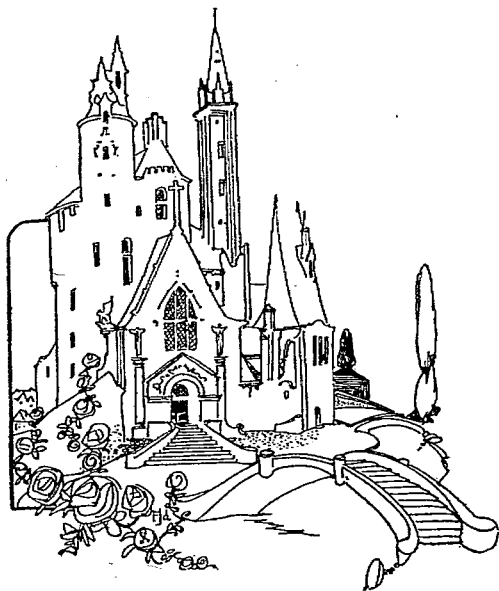
一 林中相遇

有個國王，他住的國中，姹紫嫣紅的鮮花，四季不謝；象牙的宮殿，高築在國之中央；殿前橫亘着一條水晶般的清流；路都是用純金砌成的；每扇門是用整個的碩大真珠雕成的。在邊那：沒有死亡，沒有痛苦，沒有眼淚；却各處常聽到歡樂的歌聲，同國王住在一塊兒，永生永存，這就是所謂極樂國。

又有一方充軍地；也是隸屬於國王的；可是同上一比，真有天壤之隔。居民底家鄉，是極樂國。他們祇是暫居此處，遲早應



當回歸極樂國去，要回到極樂國去，路上必須遇到許多阻礙轉折



(張一第) 象牙的宮殿，高築在國中之第一張

· 國王很愛這些可憐的放流們，他想盡力解除他們的痛苦，而加以許多幸福；可惜盡除一切痛苦，使他們完全幸福，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是一方過路的場處，不是他們久居的家鄉；另外因為那邊又住着一個叛逆的諸侯，他叫惡

魔，他從前也曾服事過國王，後來因為驕傲迷心叛逆了。他憎惡國王，却無法洩恨；於是便力謀加害於任何國王愛憐的人們，並且還煽惑勾引他們也叛逆。雖然如此，凡能忍受一切苦楚，不受他的迷惑，始終愛戴服從國王的；就可到極樂國中，同國王一起過活；沒有死亡，沒有痛苦，沒有眼淚，只是，玩，笑，唱。

有一天，國王經過充軍地時，在陰翳的森林中，遇見一個八九歲的孩兒；他很窮，住在山旁的草棚中，穿的衣服雖尚清潔；但已破碎不堪。大約祇是一種虛構的幻像，吸引了國王底愛情。國王一見小兒，便不禁的疼愛他；走上去帮他放下背負的木柴，並肩坐在一棵橫臥在路旁的樹幹上，又叫他述說自己生活狀況。孩兒不怕難為情，也不驚嚇，滔滔不絕地把自己苦楚訴給國王聽；國王就溫存地安慰他。幾時他倆離別的時候，國王就輕輕

地把柴放在小兒底肩上，道了一聲再會，分手相離。頻頻四顧，一直到看不見孩兒，纔戀戀不捨地回國。

從此國王常常到樹林中來看他；他倆的友情，也從此隨日增加。

天，國王對他說：將來要領他到極樂國，在那邊他倆要住在一處；然而這希望，不能立即實現；因為孩兒一付粗俗鄉氣未脫，舉止動靜，還很蠢頑，還不配做國王和極樂國中貴族們的朋友，還不配和國王住在一處；因為極樂國中的貴族們都像國王。為此先當學習像國王。在這學習時期中，國王將時常來提調他，策勵他，教導他。還要賞給他許多金銀；使他一旦進極樂國，上朝廷時，不致含羞。

又有一天，國王對孩兒說一件驚人的事，國王道：「以後吾

不到這樹林中來看你，以後吾要到你小草棚中來看你；因爲吾要親自觀察你缺少些什麼。」孩兒呆了半響。他看見國王說時一付溫存的面容，他知道國王必不騙他；但是他仍不禁地道：「啊大王！怎麼？你要到吾小草棚來看我麼？」在極樂國中，一切大官顯宦，還有你許多忠心的朋友們，都圍繞着你，歌頌你；怎麼你竟要駕臨吾窮苦孩兒底草棚中來？」

國王對他說：「小朋友！在你沒有認識我前，吾已愛你了！吾並非朝三暮四般的愛你，吾愛你的心火，常在吾心腔中炎炎不熄！你沒有什麼可以還愛我於萬一；但是假如你要悅樂我，只要採些田野中的鮮花，放在你的草棚中。這樣，吾來時，就很快樂了！」

孩兒聽後，歡樂得幾乎發狂；因爲是一個國王要到他小草棚

裏來啣！啊眞的，這不是小事！他就盡力裝飾小草棚，地板雖然並不光滑，却掃得很清潔；窗雖只有一扇，但是把它拭得光而又亮。草棚中弄清潔後，就拿了一把刀，到田野中去掘花；他掘了許多：有謙遜花，也有象徵愛情的玫瑰花。他很快樂，一步一跳的回到草棚中，把它折在花瓶裏。馥郁之氣，充塞全草棚。辛苦之後，雖然很是乏力，心中却覺得很大的安慰：因為這些雖然不能還愛國王於萬一，但也可借此少許表示一些心衷。

國王來了，他並不峨冠褒衣，他只穿着一件雪白的長衫；於是那些笨愚的鄰人，說這個蹩腳外國人，有什麼盛氣。草棚前，有一條通樹林的小路。小路上，孩兒散滿花瓣；因為他知道國王必經此路。國王來了，他在小路上踏着絢爛的花瓣；孩兒跪在門口，伸開着二手，請國王進到他小草棚中。順手就把門關上。

他倆有一刻鐘的長久談着，他倆談些什麼，吾不能說，吾也不知道，因為這是他倆的秘密；但是在國王出門時，孩兒神采奕奕的面容，流露出他同國王在一起的愉快；孩兒底頸上，已掛上一條光麗華美的金鏈條——這一定是國王送給他的——他又溫柔地對國王說：「大王！明天再來！」他目送着國王，一直到看不見，纔回進草棚，把門關上。

他終日的唱着：「國王！何時再來看我？慰我相思苦楚？」國王於是每天來看他。

每次國王來時，小路上常鋪滿着花瓣，謙遜花和玫瑰花底香氣，常圍繞着草棚。國王抱着他，有時攬着他的手。

也許這是國王第五次——或許第六次——來的時候麼？國王看見小路上花瓣鋪的路程簡短了，恐怕孩兒疲倦了麼？又一下次，國

王看見連草棚中也沒有鮮花了，孩兒並不怎樣悲哀，只常是苦笑着，後來漸漸地對國王也冷心了。國王來前，祇若無其事的預備些草棚中，雖並不怎樣污穢，桌子上，却已有些灰塵了；而國王則待他依舊不變，仍是送給他許多禮物。

某天，國王又來了，小路上沒有花瓣，孩兒也不跪在門口，他在草棚中玩耍；國王低了頭進去，因為門眉上掛滿蜘蛛網。孩兒見國王進來，隨意地道了安，說了幾句很快樂見國王的話；只隔了一二分鐘，他就往外邊去玩耍了，讓國王獨自坐在草棚中。當國王要離去草棚的時候，想見一見孩兒；但不知他在哪裏。啊孩兒！你對於充滿熱愛而來望你的朋友，置之一旁，心中仍是泰然！啊孩兒！你太忍心了！你太辜恩負義了！怎麼？只有小小的十幾天，就忘記了！啊，朝三暮四的孩兒！

幾時孩兒很快的回來，想把心中底煩悶告知國王；他看見草棚底門開着，國王已去遠了。啊，爲什麼他在第一次和國王相見時，同這次一比，有天壤之隔？他從此還敢請國王再到他草棚中來麼？

孩兒懺悔了，他懺悔不該這樣待國王；他却也不失望，他再請國王來。他再把草棚打掃清潔。雖然覺得很乏力；但是他爲國王而忍受了。玫瑰花刺傷了他的手，他也不怨。小路上又鋪滿花瓣！固然草棚是不及高廳大廈；固然草棚是貧窮人住的；但是他修飾得好似一座美麗的小花園。國王又來了，孩兒跪在他的膝前，點點的淚，流在國王足背上。他歛歛地求國王寬宥；國王就扶了他起來，擦乾了他的淚，溫存地對他說：「孩兒！過去的已是過去了，今後你當把你完全的心獻給我！在吾來前，該當預備一

些的。另外切勿敗興失望，該當在悲哀中奮鬥！啊小朋友！吾的愛心，爲你而創傷啾！」

固然孩兒以後仍傷國王底心；但他並不失望。每次有過失，終是在國王前懺悔。國王也常常寬宥他，並許給他，假如他有志氣，假如他能够學習到像國王，一定要領他到極樂國去。





林中相遇

二 長 上

讀者們！這個孩兒底名字，吾應當介紹給你們；他是叫施得，他並非生來是有志氣的，他常忘恩負義，情如烟雲；國王却很愛他，幾時他煩悶，國王安慰他。幾時他得罪國王，只要他懺悔，國王終是寬宥他。

他聽得國王要領他到極樂國去，很是快樂，遇見隣人，就告訴他自己將來要穿着朝衣，意氣揚揚。他又對國王說：「國王！這快樂，哪天纔能實現呢？最好現在立刻就有一。」

國王就對他說：「施得！吾對你說的是：假如你願意，吾要領你到吾國中去。但是『願意』，並不隨口說句『願意』就可

以算了，該當有代價來証明的呀！——

——「代價？是錢麼？啊國王！你看吾是個小叫化，哪裡出得起錢呢？！」

——「錢吾已代你付了；然而，吾並不爲你都付清；假如你真的願意進極樂國，也該當預備一些。」

——「什麼？國王！怎樣預備？」

——「就是該當遵守吾的法律，認識我，愛我，服事我；如今在極樂國中的一切真福者，他們在充軍地時，都遵照着吾的話做了，幾時吾叫他們的時候，他們都已預備了代價。啊施得望！你該當自重些，因爲你將來要做吾的大臣！」

——「這到不算什麼，因爲吾愛你。」施得望很快地回答

——「吾也要幫助你，但是吾並非好似直接地幫助你，一個國



(張五十第)臣大守護叫字名的他

王定不親自上戰場，幫助他的兵士們，他一定遣發他的代表，吾也要遣發吾的大臣護守你，他名字叫護守大臣，他常同你在一處

你該當敬愛他們，聽他們的命，好似聽吾的命一樣。一

他要傳達給你吾的命令，幾時你遇到危險，當求他救，他一定要使你化險為夷；他也要幫助你有志氣。然而你也該當聽他的命令，愛慕他。吾有十條《法律》，你的先生，將要用吾的名義，傳達給你聽；

孩兒垂着頭，面上現着不快樂的樣子說：「啊國王！聽你命吾到可以；聽他們的命，或許不能麼？」

——假如你真愛我，你一定該當完全依照吾的旨意；吾既然愛你，所以吾對你所說的，都爲你是有好處的。你該當進學校，有時也許生書很難讀；但是一切在極樂國中的真福者，他們都經過，他們也曾遇到過許多不稱心的事。吾常對你說的，他們雖然不稱心，雖然悲哀；然而因了吾的匡助，和護守大臣底勸勉，他們都爲我而甘心忍受了。於是苦也變作甜。所以你也該當忍受一切，你也該當敬愛你的護守大臣，你的先生們。」

施得望默然不聲，他只是把手放在國王底手中。

三 法律

吾怕讀者們要問：像施得望般的自私自利，沒志氣；國王怎能愛他呢？不差，讀者們，此中似有不合情理處，國王明認孩兒是有好心而無恆心的；是爲了禮物和將來的賞報而愛他的，並沒有什麼有誠摯的；到底他也看清楚孩兒底天真，純潔。如果孩兒肯放去不當愛的，那麼是縵瀾純潔，動人愛憐沉醉的了。國王的愛他，是虛構的幻像——即是孩兒一旦教育成功後，可愛的憧憬。施得望從上次聽了國王底法律，便提出許多毫無意義的問題：「國王！吾多麼願意你立刻就能領我進極樂國！使吾脫離現在的法律，現在的憂苦！國王！爲什麼要好，該當守法律呢？」

愚笨的問題，國王很難回答。假如讀者們問我，怎樣算好國家。那末吾要對你們說：一個好國家，法律通一，保護好國民底平安快樂；敗壞的國家則恰正相反，沒有所謂法律，偷搶殺都可以，所有的：只是放縱，作惡。

在極樂國中，有法律；真福們享着他們的真樂；那邊沒有痛苦，沒有悲哀，至於在充軍地中這平安，這快樂，根本是尋不到的。惡魔第一個相反國王；於是國王就罰他不能進極樂國；因此惡魔百計引誘人們，他希望人們都同他一樣；他猙獰恣睢的望着一切走向極樂國去的人們；他搗亂人們；但是他不能強迫人們，他只能勾引而已。

吾們在叉路口，常常可以見到路名牌子，在牌子上，寫着這路底名字；有時吾們也看見：父叉路 父叉店 父叉叉，由此

他知道人人喜歡適意，他常對旅行者說：「走狹小的路，是多麼的乏力呀！看那邊有山坡樹林，不如這條闊路，路旁有美麗的鮮花，——可憐，人們大都跌入他的陷阱中，大都受他的騙；於是不

能走到極樂國。

如今在極樂國中的真福者，他們不聽惡魔底話，寧願跋涉



(張九十第)者徊徘徊的口路又在爲是這

向左，或是向右，『等字樣的牌子，在充軍地中，也有路牌；而所寫的，是國王底法律；這是爲在義路口的徘徊者，看了就知；哪條路通極樂國：

惡魔也立在義路口，

巉屹嶮的山路，走陰森的樹林。一時雖苦；終有走到極樂國的一天，他們常側耳恭聽國王對他們每人耳語着：「假如你愛我，那末，你該當遵守吾的法律——就是在你難過或是厭煩之時，也當遵守——有時吾命你相反你自己，這都是爲你的好處。如今你忍耐些罷，將來在極樂國中，吾要解除你一切痛苦！」

也許你們要說：「固然將來是幸福的；但是至少如今是痛苦的，另外還要走這樣修長的路程。」

不錯，充軍地本是痛苦之地，隨你們怎樣，終不能滿足你們所要求的，它終是涕泣之谷。喲！一切勇者們，毅力行走崎嶇的山路，面上常現着笑容，良心常是平安，國王又常常援助他們。相反，在闊路上，固然一時適意稱心，到底它能滿足你們所要求的麼？你們的良心，可能平安？它所給你們的，不是虛幻是什麼？

啊爲什麼只求暫時的虛幻快樂，不願將來永久真實的愉快呢？狹路固然苦，固然修長；但是同將來極樂國中永遠的快樂一比，算得什麼？！

在施得望沒有見國王前，他好似只無馭的小馬，東奔西跑，沒有目的地，只是隨心所欲而已。自從認識國王後，他常對自己說：「不！吾不該這樣！」然而國王並不強迫他遵守他的法律，反抗徧情；因爲這都是施得望個人的事；另外施得望有其自主之權，他是絕對自由。

國王已很清楚給他講解了；但是施得望很笨，他常忘記國王底叮嚀，他常問同樣的話：「國王！這事可以做麼？做了後，是愉快還是難過？」

幾時國王重又給他解釋清楚，他就毅力去做，不怕苦，只是

律

法

望將來的快樂。





惡魔在叉路口



四 廈

吾們已看見國王是多麼可愛，多麼慈祥。他在極樂國中，能

雲衣白件一上穿們他給就，時小們他在
(張五十二第)

隨心所欲——富貴，幸福，愛情——但是他不是只爲自己，他願望一切人類都能到他極樂國去，所以他盡力幫助漂泊者；雖然如此，他還是不滿足。充軍地中的人們，本是他的奴隸，他却認他們做自己的兒子。在他們小時，

就給他們穿上一件雪白的衣裳。這「白衣裳」，也叫「聖龍」。他又把他們的名字，戴在極樂國未來的人丁冊上。除了他們每人自己，任何人都不能脫去他們的「白衣裳」，或是拭去他們的名字。假如那人走到極樂國門口，還沒有脫去「白衣裳」，還沒有拭去名字，那末他就可以進極樂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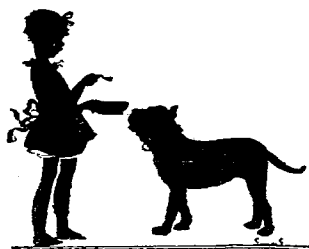
國王在充軍地，造一座極大的房子，房子中，有一切到極樂國去的用具。從走第一步，直到極樂國門口，一切須要品都有。

在那邊，有學校。國王底孩兒，都當進學校，爲學一些怎樣做國王底兒子，怎樣進極樂國。學校中也讀充軍地歷史，歷史中戴着以前充軍地大人物們怎樣堅忍與怎樣毅力。

那邊也有體育場；場中有健身房，這都是練身體，使能強建肌肉，勇於同仇敵，同自己作戰。

那邊也有軍庫，軍庫中陳列着盾，甲，盔兜，還有堅硬的鞋子；這些軍器是當他們張滿了年歲，編入國王底軍隊中時，使用的，

稍遠一些，有座醫院，專門醫治戰場上，國王底傷兵。還有，啊還有一座大飯廳！無論男女老少，都可以進去。飯廳中，還有一間覲見國王室。隨便什麼時候，國王常等待着。痛苦者，國王安慰他；貧窮的，國王賞給他些錢。國王底許多朋友們，也常在飯廳中作樂歌頌國王，他們常想將來快樂的故鄉。



五 一個掘强的同伴

在充軍地中，大都是過着孤獨生活；有時彼此碰見，可是機會很少，各人各居在每人底草棚中過活。這草棚應當保持整齊清潔；但是實際上說：草棚中不是絕對孤獨的，每人自從進充軍地，一直到旅程底終點，都有一個形影相隨的同伴；無論吃，睡覺，做事，行路，終不能分離；這同伴，名字叫自己。同伴終是同伴，不是草棚之主，自己可以說是同伴，可以說是客人，也可以說是奴僕，自己很掘强，做事不肯直爽，常是托故推辭。國王却不許他們分離；於是延長的爭論，從此開始。

或許你們要說：「那麼讓自己做草棚之主好了，這樣不是可

以過和平的生活麼？「吾要對你們說：不！有許多人，是這樣做的。他們隨便自己，嬌養自己，或是略一搏戰，便屈服了。自己既做了草棚主人；就窮凶極惡，威虐殘暴，待草棚底眞主人，反不如奴隸，事事都要稱他心；而且自己所要的，又只是暫時的，虛幻的；所以假如要平安，祇有一法，便是把這同伴，毫不憐惜地束縛起來，硬了心腸，抑制他，使他屈服於你們膝前。久而久之，自然會平安無事。」

吾不該講得太長，重回講我們的小草棚罷。

在某一個早晨，施得望睡在床上，他說：「啊！已是六點鐘了！是起身的時光了！」

他準備立即跳下床來，而自己也說話了：「呸！現在還很早呢！這鐘有點兒不準，大約太快。」

「昨天走得很準。快些，自己，起來罷！」

「昨天走得準，今天又不一定是準的。啊！吾這樣的疲倦
喲！頭又有些痛！天又這般冷！外面又在下雨！昨天吾起得早一
些，頭挨痛了一天……！」

「假如吾們現在不起身，吾們的工作，將怎樣呢？今晨國王
又要來，地板上灰塵也沒抹去，野花也沒採。」

「我們時候正多，再睡五分鐘，算得什麼！」

「護守大臣常囑施得望勿和狡猾的自己談話，要做就做，不必
去問自己；否則任憑你是一個精明的辯士，也要失敗的。這次他
又忘記了，於是又上自己的當。他就說：「好，再躺五分鐘罷，
吾醒着好了！」」

於是不覺中，他重又入夢。太陽已照進窗子，催醒了施得望。

底睡夢。他一看鐘，大驚道：「不好了！已是這樣晚了，自己！這都是你不好，再睡五分鐘，再睡五分鐘！你看：這樣晚了！吾早已說過：晚了就不能見國王；現在國王一定已經過我們的門口了。啊今天是不能見他的了！」

施得望很是發怒，自己也發怒；因為他不願讓施得望罵他；他對施得望說：「這是你的錯，時候早晚，你該當留心。與我有何干涉？吾只教你躺五分鐘啲！」

他倆在穿衣時，還是不定的爭辯。施得望說自己不好，自己說施得望錯；於是他倆終日不和睦，也不交談；既然早晨屈服於自己，整天的生活，自然屬於自己支配；為此自己更倔强，更逞威了。

黑夜已籠罩大地，當護守大臣走近施得望底草棚時，他覺得



(張四世第)的去偷它把魔惡是定一這

草棚中一些光也沒有，四週黑得如漆，祇聽得裡面的哭聲。推門進去一看，施得望在地上打滾哭泣。護守大臣很驚異地問施得望道：「施得望！怎麼這樣暗喲！你的燈呢？」

這燈叫「平安」，是國王給他的；假如心靈平安，這燈就很亮；換言之：就是該用「平安」來點燃它的；風不能熄滅它，但

是有件事該當留心的，就是這「燈」不能放近窗子，爲的是：怕惡魔伸手進來偷去。

護守大臣又問施得望說：「什麼事？施得望！」

施得望哭道：「惡魔，這一定是惡魔把它偷去的；因為吾把它放得太近窗口了！」說畢嗚咽不能成聲。

「起來施得望！把一切經過的事，都告知我聽。」

「大臣喲！今天是怎樣的不吉喲，今晨吾醒的時候，天下雨又是很冷，尤其吾看見自己仍是睡眼惺忪，他對我說道：『施得望！再躺一下罷！今天你怎樣的乏力喲！』吾就聽他的話了。誰知吾再醒時，已是很遲了，到校也遲了鐘點，先生很發怒，吾就說了許多虛話。生書吾又背不出，先生和同學們都不快樂；於是吾只得罵自己了。在吾回到草棚時，天已晚了，而燈火又漸漸暗下來，忽然吾看見一只粗大的手，伸入窗子，把燈偷了去……！啊吾的《平安燈》！國王送給我的《平安燈》！」

「施得望！吾再番叮囑你，你終是不肯記牢。吾的話，你當

作耳邊風，如今你可知道了。雖然，你如今該當承認你的錯，事體已經過去，就當作前車之鑒罷！你該當記着：自己和惡魔，總是常常欺騙你的；自己只要暫時的適意，不關爲你有無好處；惡魔那末只願意你不平安不快樂，他願意你違犯國王底法律；他爲引誘你，對你說：「這不是大事，做做不要緊的。」假如你聽他的話做了，他就嚇你，對你說：「怎麼？你竟然做這事？你又做了，常常做的，你還有什麼面孔去見國王？他是國王，你是什麼？你竟敢得罪他，他一定要厭惡你。」

「啊大臣！請你寬免我罷！」

「不！小朋友！不是吾寬免你，你得罪國王，該當求國王寬免！吾只是使你懺悔而已，施得望！已往過失的次數多少，並不算什麼，只要你肯認錯，只要你常常努力，國王終肯寬宥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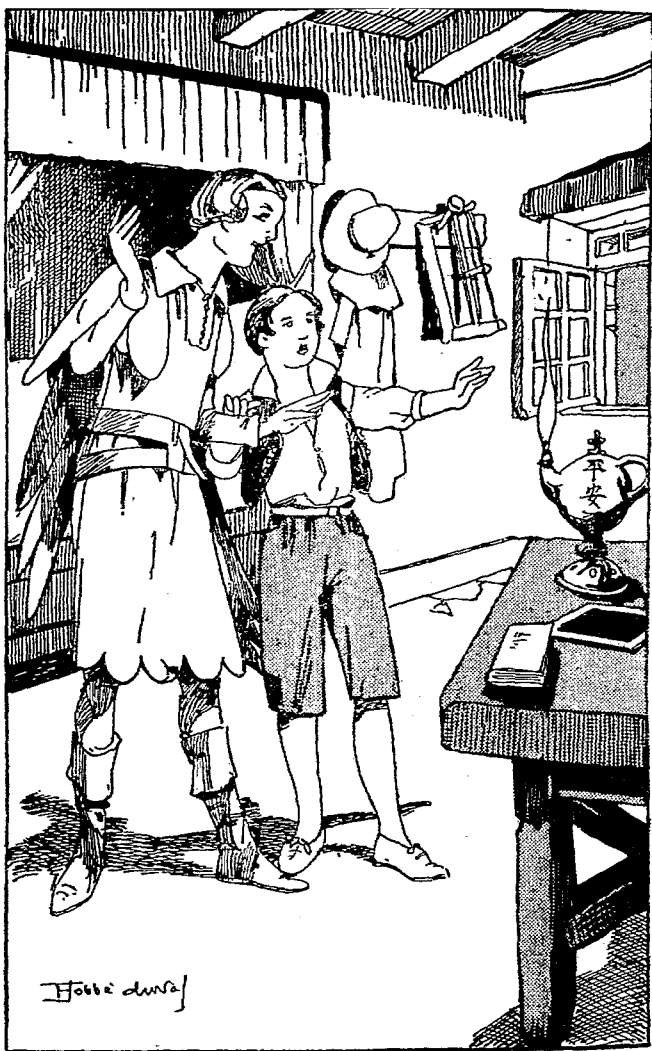
你是柔弱的人，所以你能常常跌倒，所怕的，就是失望，就是不肯認錯。譬如你看見一個生赤斑病的人，你一定要說：『多麼可怕！』醫生看見了，則很快活；因為他的病，是生在外面；外面就好弄了；假如內病，雖然看不見，却是更危險，所以施得望！你切勿失望，國王也知道你一時不能就改盡你的過失；你只要堅忍，努力，盡你的力就是了。有了過失，不要放在心裡，不肯說出，不肯承認。假如你常常這樣，有一天，國王要領你進樂國。」

「大臣！大臣：看：看平安燈。又回來了，幾時你對我說話的時候，吾見它仍放在桌子上，大臣！你看它多麼亮！大臣！你看連自己也對它笑！啊吾懺悔了！吾懺悔今天不好！從今吾終不聽自己底話，也不惡魔底話了。惡魔說我算不得什麼；但

是今後吾要做國王底兒子了。」

「施得望！你不該當只依仗你，你是柔弱無能的。假如你沒有國王，你不能做什麼；但是國王要幫助你，他愛你，你也當常求他幫助。」





燈 安 平



(張二十四第)加參自親也王國

六、慰人心靈的飯廳

你們一定知道：這樣大方，這樣慈祥的國王，對於充軍地一

切人們，所需要的各種事物，一定件件都顧到的；可是這還不能表示國王底慈惠呢！吾們人類生活，不僅需要避風雨的屋子，和保護身子的衣服；吾們所最需要的，是「吃」的問題；吾們也希望常常嘗

豐着的酒延，天天食饕豐華；但是在世上，任何人家是沒有的；國王却做了，他天天請貧者富者大吃大嚼；而另外國王也親自參加，有許多笨愚的人反說：「國王過於好了，失自己的身格。爲了這，所以發生了許多凌辱他的事。七八歲的小孩子，知道些什麼，也叫他們去吃酒；他們吃了，非但不謝，有時還要厭惡，還要若無其事，好似一些也沒有稀奇一樣。這都是國王自討苦吃，人家凌辱他，他又罰，那末請些什麼客。」

真的！有許多人，冒冒失失去吃酒，非但不知感謝，還要得罪國王。國王却常是忍耐，一句話也不說。他只要達到愛情底目的。他知道爲一切鄭重者是有好處的。他不管有許多人因此凌辱他，他只希望人們因了他的愛情，也還愛一些；另外他希望純潔的孩兒，常常親他近。

有一件事，國王常要來賓遵守的，就是該當穿着「白衣裳」。

來。沒有一人可以不穿「白衣裳」而去赴筵席的；假如有違反而不遵守，他將嚴重徵罰他，驅逐他出宴廳。這並非國王凶，實是理所當受的。國王還恐窮人辦不起，就建設一所「供給白衣裳所」。假如「白衣裳」上，稍有些污點，那末仍可赴宴席；假如那人穿的衣服，愈是潔白，受的賞報也是愈多。

國王立在賓客中。他賞賜每人所須要的一切。吾們有時多吃了些，別人就要笑我們貪饕；國王却從不說客人貪吃；他也從未尋到過一個貪饕者。或者吾們常問人要來東西，別人就要說我們貪心，國王却從不這樣說；相反，假如誰不求他，他就不快樂。



七 一個要求

「大臣！可愛的大臣！隨便什麼，吾都可以問你要，都可以對你求的，是麼？」

「是的，小朋友！你說得一些也不錯！」

「謝謝你！大臣！吾如今有件事求你，吾知道自己該當常和我在一處；但是你既然說樣樣事都可以求你，所以吾想求你許我倆分離，吾寧願獨自住在草棚中，他和我在一處也不快樂；因為他常要吾跟隨他；但是他不知道好壞，他只知道稱心；吾爲愛國王，只得不聽他的要求；然而要屈服他，很是費力；假如有些不能他心，他就發脾氣。吾也知道你會對我說：假如越讓他，他越

狠，譬如上主日，吾想讓他占些上風罷。誰知他不客氣，想爬到吾頭上來，常常抑制我；所以吾想吾倆還是分離的好。」

「你讓他，你就平安麼？」

「唉！那天不必再提起了，吾發怒，他也發火。夜上，吾竟不和他交談。他實在不是東西，他開始固然並沒什麼大害，只都是求些毫無解釋的事；然而後來弄慣了，他就不對了；竟然引進壞事到草棚中來。大臣你也知道的，吾既然嬌養他慣的；於是對他引進來的壞事，也竟然不敢違逆他。唉！他面孔上好似同我很客氣，暗下却送毒藥給我吃。昨天他又是這樣了；因為伯多祿出門時，無意中把吾的蠶寶寶踏死；於是自己對我耳語道：『施得望！今夜你也去踏死他的蠶寶寶，又沒有什麼人看見，踏死他的蠶寶寶，不是可以出出氣麼？多麼快樂！多麼稱心！』」

「後來怎樣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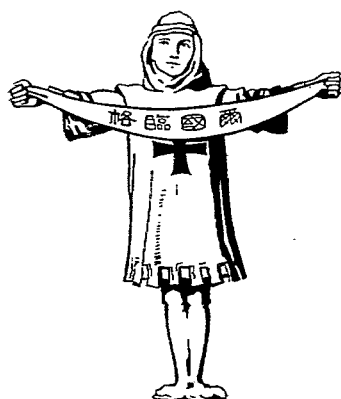
「吾沒有做，因為吾知道他又要騙我了；吾想雖然暫時心中覺得些快樂，後來又要廢一番工夫懺悔。大臣！假如吾同自己分家，或是換個謙遜些的自己——肯屈服於吾權下的自己——那末多麼好！譬如多默瞎子，他何等的快樂！天晴天雨，爲他都是一樣的。巴不得，吾也像他一樣纔好！」

「施得望！你年紀輕不知道，從前多默瞎子底自己，比你現在的自己，還要凶狠百倍呢！另外瞎眼時，他的自己，好似猛虎一般，而多默又是多麼的柔弱！他的自己常憤憤不平，責怪國王，因為國王可以不使他瞎子，而竟然賞給他了。他自己常對他說：『你如今還有什麼話？你說國王好！國王好！好在哪裏？！』」

「多默回答些什麼呢？」

「多默常信託國王，因為他知道國王愛他；既然愛他，那末國王給他的，必不是害他的東西。他知道有一天，他的雙目從要光明。從此再不會再瞎，於是自己不響了。但是有時仍用同樣的話挑撥多默。他還裝出憂苦的樣子。多默却盡力抵抗，常堅持着他的主見——信託國王——他的《平安燈》，從沒有被惡魔偷去過。到夜上，他的《平安燈》更亮，實在，夜上人籟寂靜時，他自己底進攻，更是害利。一切在極樂國中的真福者，在漂泊國中，也都是這樣的！施得望！你該學多默瞎子樣。你的自己現在固然凶狠；然而只要你常常抑制他，馴服他，終有一天，他要變成你一個溫和而可愛的忠心朋友，他也要像多默瞎子底自己一樣。施得望！你該當善盡你的職分，他終究是你的奴僕，在他發脾氣時也不必心急，慢慢些一步一步來，假如你要換一個自己，則不如把

你現在的自己，感化成你的一個心腹者，不是更好麼？自己終自
己，隨你怎樣換，終是自己。你該當安慰他，叫他忍耐些。你也
常常該當提醒他，對他說：將來他也可一同進極樂園；所以他，
恰正是你一個幫手，你爲什麼不要他呢？





多 默 瞎 子

八 大軍庫

在國王底學校中，先生常常告訴孩兒們說：「國王是多麼愛你們，你們也該還愛他。」先生也把惡魔底凶狠，印刻在孩兒們底惱幕上。又常提醒他們：該當走向極樂國去的路，該當遵聽國王底命令。暫時並不叫他們去戰爭；到底將來一旦成人，要編入國王底軍隊。

慣常青年們血氣剛強，喜歡獻獻身手，又喜歡經歷猛烈的戰爭。國王軍隊同惡魔戰爭的激烈，是人們所不能想像的；因為假如那人不能得勝，就不能再戰了；所以從小就該練習攻守各法。有一天，國王召見施得望。施得望跪着，護守大臣立在他一

邊，國王就對施得望說：「施得望！你如今已可以算是大人了！所以照例，你當編入吾的軍隊，惡魔很是凶暴；假如他看見不能戰勝那人，他就用別的方法，你如今要踏入人類中——在人類中，有許多不是吾的朋友；你要聽得他們反對我的言論，你要看見他們不照吾法律的行為，自己也張大了，所以爲抑制他，爲保全你草棚底主權，你的氣力也當增加。啊將來戰事的激烈，是不料想的啲！但是，吾從未遣人獨自去作戰，如今護守大臣要領你進吾的軍庫，並且還要給你須要的戰爭品。」

施得望很愉快，在路上，向大臣問那個，說這個。

軍庫建造得很美麗，其中藏着從前勇將遺留下來的軍器。護守大臣引施得望進去參觀一切，又一樣一樣解釋給施得望聽；把聖依納爵及聖女日翰納底二把劍，指示他看。施得望很開心，他

看見四週有「劍」，「盾」，「盔兜」，「鎧甲」，「軍履」。
他念着軍器上刻着的字。

在「劍」上刻着：「信德」

「盾」上：「信託天主」

「盔兜」上：「祈求」

「鎧甲」上：「不信任自己」

「軍履」上：「堅忍」與「恆心」

「大臣！照字面說，吾想「盾」與「鎧甲」是差不多的。」
「不！至少這二件兵器，是應當並用的。假如有「不信任自
己」，而沒有「信任天主」，這就是所謂失望。假如只有「信任
天主」，而沒有「不信任自己」，這更不好了。」

「大臣！「盔兜」爲什麼這樣多？」

「因為要戰勝，不能缺少『祈求』。你該知道：你不應當獨自戰作，每次你看見敵人近來，就該當用『祈求』。」

「大臣！這許多鞋子，有什麼用？打仗又不關鞋子好壞。」

「『堅忍』與『恆心』是得勝最要的原素。在充軍地中的戰事，不是一天一月底事，是延長的；而每天又當走許多路，路又是高低不平，痛苦自然是不能免的；所以假如要克制敵人，直達極樂國，不得不有『堅忍』與『恆心』！」

施得望就試試各種軍器，他把稱心的軍器揀好後，大臣就引他到國王身邊去。施得望跪在國王足前，他宣誓做個勇敢又忠心的兵士。國王底軍隊，也開了歡迎會。他掛上徽章，為的是：別人一望而知他是個國王底兵士。假如施得望對國王不忠心，那麼這徽章是施得望羞愧的記號。相反，假如他勇敢作戰，對國王常

忠心盡力，那末這徽章是表示他的光榮。

國王給他「劍」，「盾」，「盔兜」，「鎧甲」，「軍履」等軍器，又許他：只要他求，就幫助他。在行大禮的末來，國王在他面上輕輕打一下，這是告知施得望，在充軍地中，當爲國王



(張七十五第)暫時想只們他

吃苦；因爲他的三仇，常監視他的行動；但是只要勇敢不怕死，就能得勝。施得望底三仇：就是惡魔，自己——他倆一個外

朋友們。這第三個仇敵，男女老少都有。他們只想暫時，他們常說：「我們的生命，是悲哀的。我們的生命，是暫時的。所以吾

們大家快樂罷！乘此一剎那的光陰，大家快戴起玫瑰花冠！我們吃罷！飲罷！因為我們明天就要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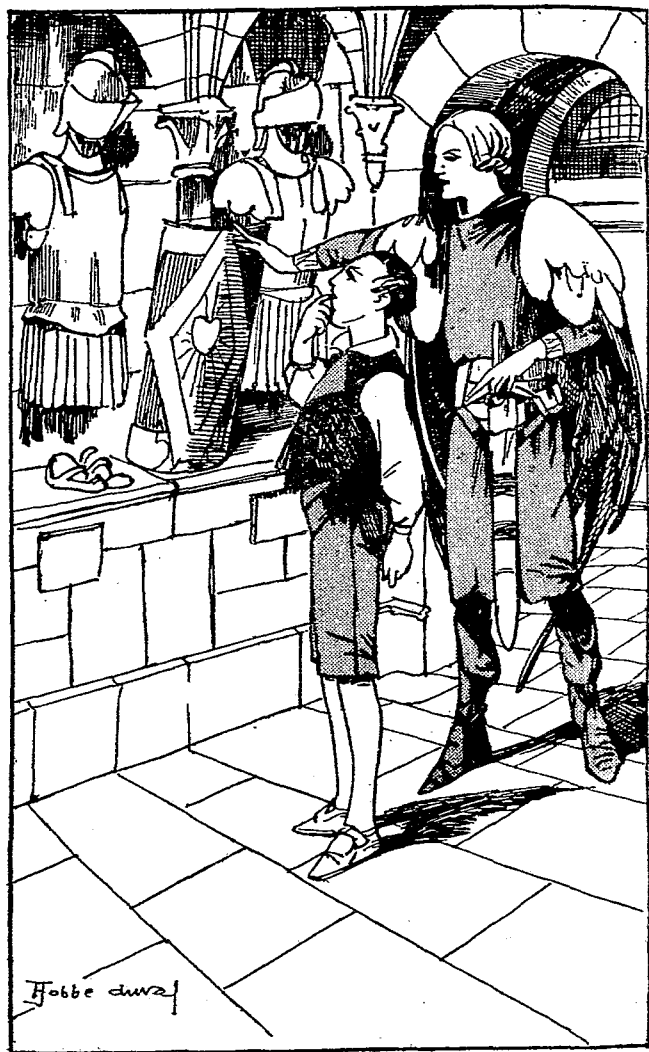
他們悲恨工作與痛苦，他們只知道吃和飲；他們把暫時的快樂，當作人生唯一的目的；他們却還自炫自娛，把錢當作自己的光榮快樂；又到各處去尋暫時的快樂。他們自以為快樂者，逍遙者；實際上，他們是狂愚者。

「大臣；吾認識惡魔，也認識自己；這些人們，吾怎樣能認識呢？」

「這很便當的，只要聽他們所說的，看他們所愛的，察他們所做的，他們只談着充軍地中底事，他們只愛快樂適意，他們不做國王要他們做的工作，他們不走向極樂國去的路，他們好似對於國王底刑罰，一些不怕，他們也不遵守國王底法律，也不願服

事國王，他們盡力引誘別人也同走闊路。——這路是屬於惡魔的——
啊施得望，當心那些人！假如你也同他們在一處吃，玩；那麼你，
也要像他們一樣。





庫 軍 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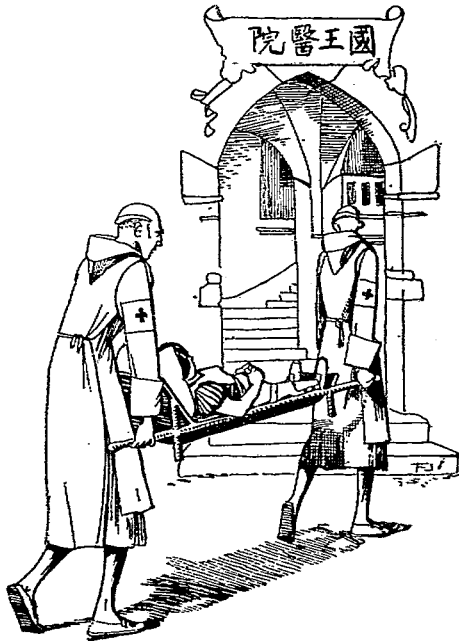
九 國王醫院

一個新兵編入國王底軍隊時行的大禮，別人是看不見的；就是本人，也不能看見；事實上，却是真的，施得望極願意獻獻身手，同惡魔與惡魔底朋友們開戰，護守大臣常告訴他，不可自誇，冒昧行事，該當用「盾」，「劍」，一等軍器。

假如一個國王底兵卒，打了敗仗；是小傷，那末他的「白衣裳」沾污了一些；假如是重傷，他的「白衣裳」，非但污穢，還不能再穿。爲了這，於是接連的敗仗，隨之而生——或是他從此不服國王，投降敵人；或者他雖然繼續戰事，也沒有什麼用。

那麼國王可有什麼藥爲治愈他兵士們底傷？可有找尋「白衣

出進・他們受傷，他個打敗，這都是他們不吃
 日用糧，因為



(張四十六第)的臨不是常人病，中院醫王國

士們底傷，有時還起死回生呢！醫生們，對於受傷者，盡力看護。白衣裳也重能洗清，或再換一件。
 國王醫院中，病人常是不斷的。病人汽車，不停地

裳處？國王可再愛憐他們？或許你們要說：「從此也許是可能的了！」啊但是！國王是極仁慈的，在他的醫院中，要治愈兵

「日用糧」，能使人強健，不生病；不受傷；有許多人，去赴國王底宴席，領受「日用糧」時候，隨隨便便。或者他們不知道國王對他們說的「日用糧」底好處；或許恐怕還不懂國王對他們所說的：「只要求，就能够得到。」所以他們雖然天天領受「日用糧」，仍是沒有好處。另外因為他們隨意亂吃，以致吃壞身子。同惡魔去作戰，自然不能支住了？



十 補贖

雖然護守大臣常在施得望須要時，提醒他；但是大臣也常預



鎖鎖着。草棚外面，那末任人來去。

（張八十六）第聲幾喊怪小驚大還時有

先告知施得望；勿使他臨渴掘井，陷於危險中。

在充軍地中，各人是各

人草棚底主人，這在第一章

內已說過了；沒有一個人能

用武力強進別人底草棚；因

爲草棚底門窗關着，用重鎖

惡魔從不肯放去草棚外自由

行動的主權。他常在各人底草棚外笑，跳，吵；他又常常拷拷草棚底窗；看見窗開着，就在窗口，不知說些什麼；有時還大驚小怪喊幾聲。有許多孩子，知道惡魔終沒有好意思，就對他睜了睜小眼睛，嚴辭拒絕他；於是惡魔只得立在草棚外，不能進去。

有一天，施得望依窗沉思：聽命與讀書二事。他想這二件事是多麼沒趣；假如立刻就做極樂國中底大臣，是何等的快樂。這時他聽得有人拷門，他知道一定是惡魔。他的大臣也曾告知他切勿去聽這樣的拷門聲；假如一聽見，立刻就當遠避，離開草棚底門，到裏邊去工作；但是施得望這次又不聽大臣底話了。他想把門開一些些，看外面到底是在做些什麼，他想開一些些不算什麼。就輕輕地拔去門門，偷偷一瞧：一個紅牙出角的鬼，立在門外。一看見施得望開門，就張牙舞爪，想抓住施得望。

「大臣！大臣！快來救救我啲！快來和我一同推住門啲！惡魔強拘着要進來了！大臣！大臣！吾支不住了！」

護守大臣來了，費了九虎二牛之力，纔把惡魔底手脚硬推出去。大臣就對施得望說：「小朋友！你太慢怠了！幸虧你還喊得快；非然者，惡魔一定是進來了；非但惡魔要傷害你，國王也要不快樂。吾已對你說過：你幾時一聽見這樣的拷門聲，立刻應該對惡魔說：『滾蛋！』不該故意去看看他。」

後來國王來時，他就求國王寬免他，國王就寬免他

但是下一次國王來的時候，國王一句話也不說；施得望就問國王說：「國王！今天你有些不快樂麼？為什麼不同我交談？豈是因爲上次的事麼？但是你已寬免我了。」

「是的，施得望，只要你求我寬免，吾是常常寬宥你的。吾願

意你知道，幾時你得罪我，吾怎樣難過；你傷我，你也受傷；雖然吾寬免你；但是你該補贖。這些補贖——你每次傷我，所當受的補贖——在你進極樂國前，都當補贖完的。」

「國王！怎樣補贖吾的錯失呢？」

「無論你做什麼，只要這事你想着爲我而好好的做，就是這事你歡喜做的；或是你不歡喜做的，譬如受冷，受餓，痛苦的工
作，抑制自己，受別人的氣，幾時惡魔拘引你時，你立刻就退去他；每次你這樣做，就可以補贖了你一些過失。所以吾讓吾的仇人攻擊你，又譬如吃飯，行路，等平常的事；假如你好好的爲我而做，也可以補贖了你一些過失。施得望！你該當牢記着喲！你方纔看見吾不說什麼，你切不可因此想我不快樂了，或是想你又得罪我了。每次吾來，是爲幫助你；就是吾不說什麼，你也不要

難過；就是吾說，也不能證明吾愛你之情；你的請我來到你的草棚中，不在乎吾開口，不開口。」

小施得望微微地舉起含着一眶熱淚的雙目，送國王出門，溫柔地對自己說：「啊今天！不知道可能補贖一些！」



十一 鬧路

施得望每天的生活，並不只像以上所說的有趣，他有時也遇到不快樂沒趣意，在他村子中，每年有一次公開的戲，戲是在公共市場上做的，是在夜上八下鐘開始公演。隨便什麼人，都可以去看，這就是所謂「社戲」。看戲，爲孩兒是最快活不了的事。做戲前一二月，大家都已在談論了。

今年聽說演的是新戲；却沒有一個人能知道，到底要演些什麼戲。只是看見演員們，在路上來來去去，孩兒們心很急，巴不得立刻就開演，那些老年人，表示反對；大半做父親的，已表示不許兒子們去看社戲。

施得望底護守大臣，不願施得望知道這事，後來終竟給他知道了。他問大臣說：「大臣！吾可以去玩耍玩耍麼？大臣！你看有許多比我年輕的孩子，他們也去看戲。大臣！你爲什麼常命吾做不喜歡做的事呢？吾做吾所喜歡的，或是不喜歡做的事，爲你都是一樣的喲！」

「小弟弟！你將來要知道吾怎樣愛你，吾怎樣願望你做有益的事！假如這事爲你是沒有什麼害處的，吾必不禁止你去；固然有許多人也去做，但是不能因爲有許多人去，這事就可以說是有益的了。到了做戲那天出，夜上入下，吾們就該當回來。」

「聽說李寶德還一直看到做完呢！」

「李寶德麼？他常常隨從自己，我——你的護守大臣——吾却不願你隨從自己！」

施得望悻悻然，他知道大臣有理，他對大臣的信托心，也常是一樣的；但是自己不願讓步；所以憂鬱了一天。他把白眼給鄰近孩子看，對多默瞎子出氣，又打他的小山羊。

後一夜社戲要開幕了，施得望站在草棚門旁，大臣嚴辭對他說：「施得望！吾們見國王去，吾要把你的話告訴他。你該當知道：吾是國王底代表，你應當聽吾的命；你如今既然想不聽吾的話，那麼吾們現在大家一同去見國王罷！」

「國王後天吾去見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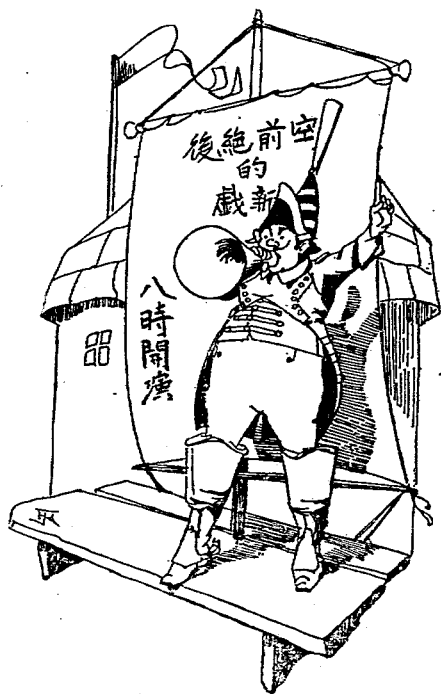
「你願意再冒一度危險麼？施得望吾老實對你說：假如你這次順從自己，你沒有希望去見國王。你怎樣知道你將來一定能够進極樂國，現在就可以隨意違反國王底法律？所以該當努力些！有許多比你年輕的孩兒，國王也召見他們；假如他們能自始至終

跟隨國王；那末一定是國王永久的朋友。然而不幸他們不聽國王的底話呢？啊！將怎樣？施得望這不是小事啣！」

施得望仍有些辭疑，他看見大臣舉目向着極樂國，供着雙手禱着。施得望知道是爲他祈禱，施得望底心腸漸漸變化了，一剎那，內心中起了一陣激烈的戰爭：他終究得勝了！他席在跪下，一大臣！寬宥我罷！吾錯了！請你對國王說：吾一定不去看社戲了！吾明天夜上八點鐘一定要回到草棚中。」

戲場是在城之中央，全村中大路小路旁的牆上，都黏滿鮮明

的廣告；在叉路口，還有光耀奪目的旗幟，引起了兒童們不少的驚異，他們從未看見過這樣的熱鬧。



(張七十七第) 旗幟的目奪耀光有還，口路叉在

德爲使他們快樂，常常把糖分給他們吃；於是那些頑童們都服從

在開步的
人羣中，有個
孩兒，就是李
寶德。他聚集
了許多頑童，
自己做小鬼大
王，他的話，
沒有一個頑童
敢不聽。李寶

他·就是知道李寶德叫他們做的事，是不合理的事，他們也都順命去做，連「不」字都不敢說一聲。

他們也叫過施得望一同來玩；但是施得望底護守大臣，極力阻止，不許和他們一同去玩。

讀者們！在此吾不得不述說一些：在充軍地中，無論小村大鎮，都有一條「闊路」。人們都知道這是一條「闊路」；却沒有一個知道它的終點是在那裏；因為雖然這條路闊，却因為幾個曲折；所以望不見它的盡頭處。在路上沒有石子，只鋪着柔軟的小草；路旁有森森木林，行者可以隨意徘徊徘徊。路旁也有對人微笑的鮮花。樹上果子，任行人採食。在這「闊路」上，常充塞着行人。老老小小，男男女女都有。他們都空着手，穿着美麗的衣服，低徊慢步，或是懶洋洋地偃臥在青草上。有時唱着悅耳的歌

曲；這些快樂者——他們自以爲——就舞着，跳着；還有許多鮮艷的玫瑰花，生在「闊路」旁；有許多青年男女，採了一朵，掛在襯扣上；雖然知道這小花是有尖的，要刺傷他們的手；他們也不以爲有害。其他快樂，還有許多許多。施得望也曾想和李寶德等一同走「闊路」。有一天，他問大臣道：「可愛的大臣！吾可能和他們一同玩耍玩耍？」

「小朋友！吾也願意你快樂，玩耍；但是吾不願意你在「闊路」上玩耍，你豈不看見他們那些自以爲的快樂者們，每夜回家時，穿着污穢的衣裳，面上現着不快樂的樣子麼？」

「社戲」要開幕了，李寶德等頑童們，知道施得望不來看夜戲；於是大家到場討論辦法。其中有一個對李寶德發言說：「這社次戲，一衆孩兒都該當到場的；所以施得望也當叫他來。」

「他社戲雖然不看，但是終要出來的；所以只要吾們在開演前，尋到他，不讓他走就是了。假如現在吾們能够尋到他，勸勸他，也好。」

於是他們都東張西望尋施得望。李寶德忽然看見施得望蹣蹣地要走進他的草棚中；他就打了一們暗號；一羣頑童，直奔施得望而來，把他四面圍住。其中一個對施得望說：「爲什你不看社戲？」

「這次的戲是幾年來最有精彩的喲！」又有一個說

「在充軍地上，一有快樂機會，豈可輕易放它過去？吾想你真是一是呆子！」又有一個說

「爲了你們，吾該當看戲？」施得望答着

「小癩三！你爲什麼八點鐘進草棚？」

「吾該當八點鐘進吾的草棚！」

「爲什麼？爲什麼？」

「啊！李寶德冷笑一聲說：『吾知道了！他施得望，是比我們高一等，怎可和我們一同玩？！大家請看聖人！』」

於是許多頑童，拍手大笑，高喊聖人：『施得望聖人萬歲！萬歲！擁護施得望！』

「吾並不比你們高出一等，吾也並不自以爲是聖人。」

「你既然說不是聖人，那末做些事實出來，給吾們看看！」

「那末你們大家讓開一些，吾來做些你們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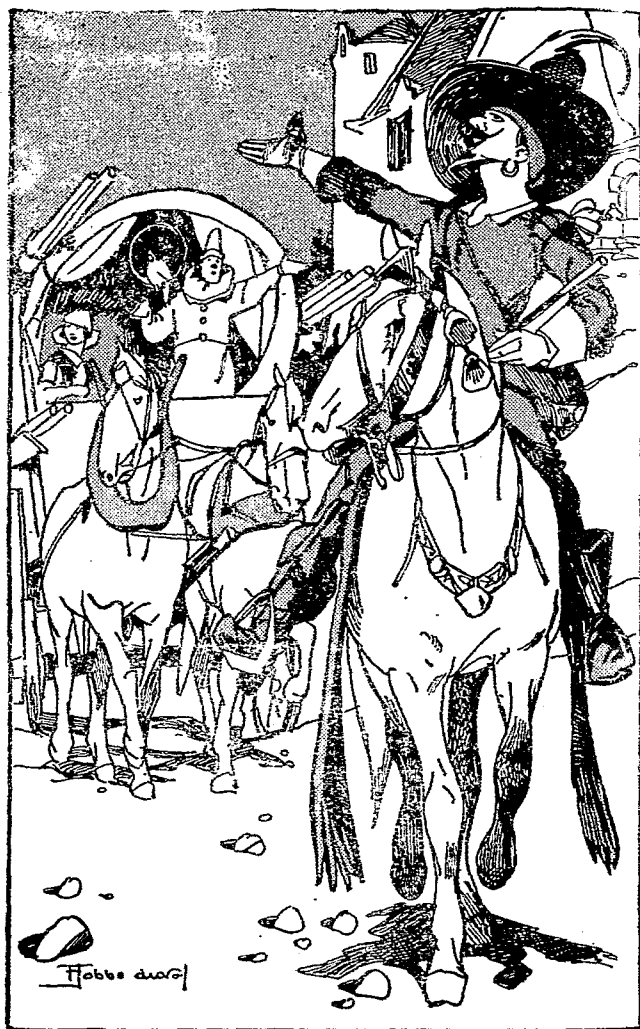
他們都讓開了，施得望如：箭一般，衝出他們的包圍，直奔回草棚中。他們也不追，因爲出其不意；所以都未預防此着；但是他們還想待機而作。

候？

「你們可曾看見施得望紅着臉子，當李寶德說他是聖人的時

「但是有什麼用？」





演 員 們

十二 社戲場

全村各處都能聽到戲場中笑聲，喊聲，歌聲，許多孩兒，穿着美麗的衣服，在路上來來去去，有許多立在小猴子籠旁，喊，跳，笑，小猴子也很快樂，拽着鐵鏈，跳上跳下，又有許多黑皮男女，賣着首飾，再稍遠些，有一個人，賣臭陋的髒體畫。

施得望也在路上走，光陰過得很快，他很覺着難過，因為他不能看戲；但是他知道他是柔弱無能的；而自己又凶狠地進攻，施得望怕打敗；所以他頻頻地望護守大臣，緊緊靠近大臣。



忽然，他看見一個人，不定地打開書本，看這張，看那張；

有時寫，有時念，
啊……這就是惡魔！

「大臣！他在

做些什麼？」

「他幫在助人

寫污穢的書，給兒

童們看！」

唉！在每天夜

上，娛樂場中，電

燈徹夜不熄；假如你們問我惡魔是怎樣的，你們到那邊去就能尋
到。在那邊他設着許多詭計；但是喲，許多昏迷的人們，他們好

(張六十八第)本書開打地定不，人個一見看他然忽

似無知的牛羊，跳着；笑着，走向屠場裏去！

惡魔底詭計，是很惡毒的。表面上他戴着微笑的假面具，給你的禮物，光彩奪目；實在却是殺人的毒藥。他對於國王忠心的兵士們，慣常用欺騙的手段。開始叫他們疑惑已犯國王底法律，繼而又使他們失望。惡魔也不怕羞愧，同孩兒們相打；然而惡魔好似曾給石子擲傷過的狗子。孩兒們看見他走來，祇要俯身作拾石子狀，他就立即逃避。——就是只要喊一聲「國王」，他就不敢近前來；雖然，他還要重新再來。

在路上，施得望看見許多孩兒們底護守大臣，緊緊追隨着他們，保護他們，阻止他們做有害的事。

已近八點鐘了，施得望想回去，忽然又給李寶德等包圍。這次可不能脫去他們了麼？！他們吸着李寶德給他們的香烟

「施得望！客氣些吃根香！」

「小蔣三你不樂意麼？不樂意打！」另有一個捲着袖子說。

「施得望！你也不必抗拒了，和我們一同去看戲罷！今夜的

戲，聽說很感動人喲！」

「聖人怎可以看戲呢？而且戲中所演的，又是海上遭難的故
事！海與遭難，做聖人的，是不可看的喲！」

施得望漲紅着臉對他們說：「吾早已對你們說過，吾不是聖
人；但是吾不要看戲。」

「施得望！你看了第一幕再走也不晚的，你又是怎樣喜歡看
海！這次所演的，非但有海，還有風喲！這是很少可以看見的，
又有像山般直起來的水！」

說時，前湧後擠，把施得望湧進戲房，其中有一個說：「看

了第一幕再說罷！」李寶德也說：「施得望！吾們已爲你預備了一只好位子！」

施得望不能出來，戲房底門，已經關了。鐘已報八下，各人視線都移向戲台上。

大臣就對施得望說：「施得望！現在你該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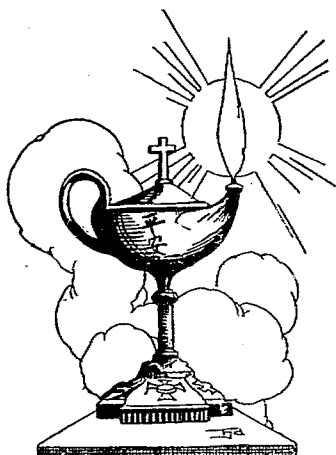
「大臣！現在怎能脫身呢？門又關着！」

「和我一同來罷！」

「大臣！請相幫我！相幫我！」

恰正這時有個婦女，因爲室中太熱，所以昏到；於是有幾人七手八腳，把她扛出去；施得望就隨他們脫身了。

這夜，施得望底「平安燈」，格外的亮；他內心也從未覺得比這次更愉快。他入夢後，面上還現着微笑。醒後，天還沒有亮



(張九十八第)亮的外燈安平夜這

「啊！現在諒來終做好了？」
他不能再睡，就披衣起床，依窗
看望。他看見繁星寂靜地掛在天
空，他聽得柔弱的歌聲，從遙處
戲場中傳來。

忽然……一道火光，直衝天
上；繼而又是一道二道，天邊漸
漸紅了。這火好似是在戲場中起
的。施得望底心跳得很急，他回首問大臣說：「這是什麼？」

「施得望！這是戲場火燒嚇！這些看戲的人們，如今已在永
苦的火國中。在那邊，他們從此不能出來。」

翌日早晨，報上刊載一段紅字新聞：「昨夜十二下半，『社

戲場。失火；因看客衆多，前湧後擠，門不能開；於是非踏死，即燒死。李實德等，亦在此數中。」

幾時施得望見國王時，心中思緒縱橫。他對國王跪着，誠切地感謝國王，國王對他說：「施得望；你該常常信托我，你該當相信我；吾的法律，是爲你的好處。你該當記着，快樂只是在極樂國中。」



十三 惡毒的詭計

施得望漸漸地有志氣了，也勇敢了，也喜歡吃苦了，他毅力引導自己；但不多時後，又覺得有些厭氣。克制自己比較以前固然便當，有時他却覺得對於自己有些過意不去。大臣則常竭力阻止他，不許他近自己，

在施得望未犯國王法律時，惡魔對他說：「這小事，犯犯不要緊的。」幾時他犯了，於是惡魔又對他說：「怎麼可以犯？你又犯了麼？做國王底朋友，就可以隨意得罪國王的麼？常常犯，怎可進極樂國；從此國王不愛你了；你想國王一定常常能寬宥你的麼？你還有什麼面子去求他寬免呢？橫豎橫，拆牛棚，索性再

犯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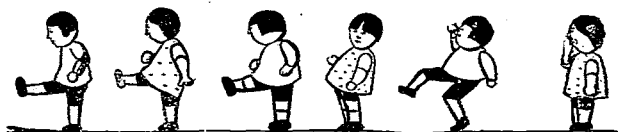
在他犯前，大臣也對他說：「施得望！你怎麼可以犯？就雖是小事，也不該當犯的。小事就不是傷國王底心麼？」他既然犯了，大臣也沒法想。然而恐他失望；於是大臣就對他說：「小朋友！你不聽吾的話，擅自去犯了；但是從此你再勿聽惡魔底話。他要你失望，要你再犯。國王是仁慈的，他知道你極願意愛他，極願意悅樂他；他也知道你是柔弱無能的。施得望！顯示你的悲哀罷！求他寬宥罷！他一定能寬赦你的。他既然寬宥了你，你當重整旗鼓，再和三仇開戰，好似你從未得罪過國王一般！施得望！你每次陷於惡魔底詭計中，終不該當失望。幾時你跌在地上。你從此不起身麼？你豈只是哭着，一直到汽車打你身上環過麼？小朋友！你只要盡你的力，你一定能進極樂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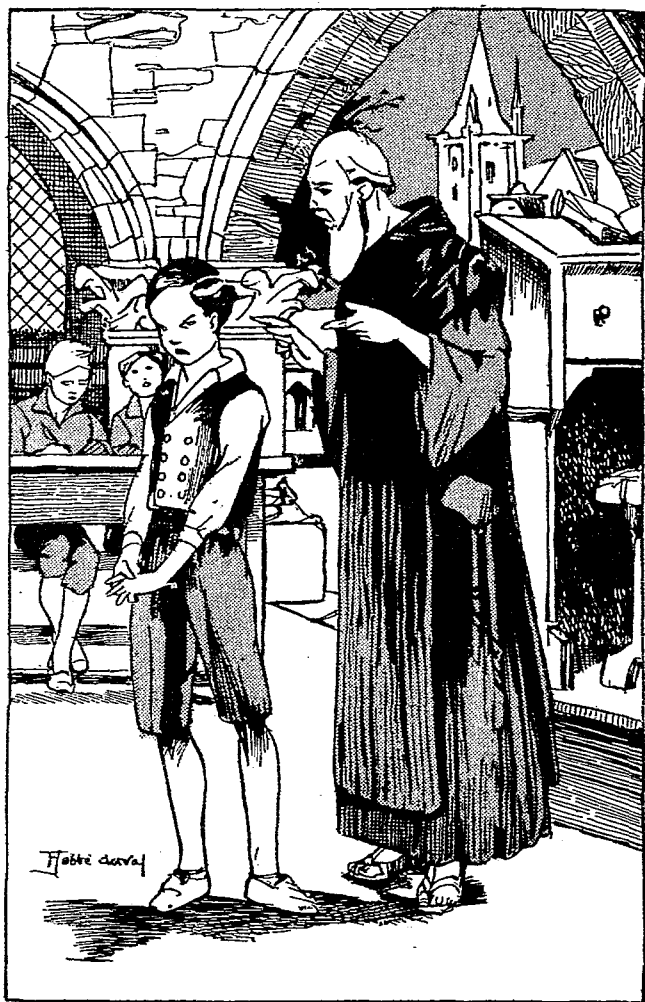
然而氣消後，他記起大臣教他不要失望的話，他就懺悔。



(張五十九第)馬小只一似好他

從此施得望常記着不忘；但是這不是容易做到的。他好似只小馬，東西亂跑，不喜歡人家放鞍子在它身上。有時先生責斥他一些，說他不照理，他一時氣頭上，就忘記先生是代替國王，就發脾氣；





氣志有常常是不望得施 7

十四 愛情

吾已講過施得望底過失；到底施得望也有許多好處，不可一概抹煞的。他是極誠實，尤其是天真爛漫；他不像藏着死屍的棺材法利塞我，徒尙外表。吾想所以國王愛他，也許是爲了這。

每次國王來時，施得望就述說：從上次相見後以來的痛苦與快樂。有一天，有人告訴國王：說施得望對先生吵。於是國王問他可有這事。

「是的國王！這事有的！」

國王雙目流露出仁愛的樣子，對他說：「那末，爲什麼你不告訴我？如今你快對我說罷！」

「因為吾要看小說，先生不許吾看，他說吾將來要做極樂國大臣的；所以這些污穢小說，是不可看的。吾就發怒了，而且課又做不出；於是吾更不快樂了。夜上又有一課當重做，吾很想頓足出氣。然而國王，吾常是努力克制自己。一天這樣苦悶地過去，到了夜上，課又做不出，吾便忍不住了。國王喲！看我是沒法上進的了！」

「你完全一天努力克制自己麼？」

「是國王！」

「只有夜上你放縱了一些麼？」

「是的國王！」

「你整個的一天爲我竭力作戰，只有夜上失敗，你想吾不喜歡你麼？小朋友，你是個勇敢的小兵！假如你常常勇敢前進，將



(張一〇一第)來起他扶要就吾

來有一天，吾要領你進極樂國！
施得望舉着雙目，笑了一笑。——國王！請再聽吾繼續述說這惡劣的一天！吾想你，只知道吾爲你做一些小事。——

「施得望！你爲我竭力作戰；就雖你常常失敗，也不是惡劣的一天。吾幾時看見我的兵卒跌了一交，吾就要扶他起來；假如他重傷，吾要治愈他。施得望！你該當知道：你是柔弱無能的，你該依賴我。你每次竭力作戰，你的

勇敢，也隨之增加。吾來望你，也是爲增加你的勇氣。雖然你是柔弱的；但是吾和你一同作戰，還怕什麼？」



十五 悲哀

有一次，國王看見施得望有些不快樂，就問他爲些什麼。起先施得望有些羞澀，不敢直說，後來他說了：「國王！我相信你對我說的：你是全心愛我。」

「是的！一些也不錯，吾是全心愛你的！」

「但是國王！你對別個孩兒，一定也是這樣說的；另外在極樂國中，有許多比我好的大臣們，你一定更是全心愛他們；那末請問：你有幾個全心呢？」

「施得望！今天早晨，你坐在太陽底下，你可嫉妒和你在一處玩耍的小朋友們，也受到太陽同樣的照臨麼？」

望！施得望，你不可自私自利，你該當愛慕吾所戀愛的！也該當



「太陽是爲我們一衆人的，而且他們肯和我一處玩耍，吾很

快樂。吾希望吾所
愛的小朋友們，也
受到快樂。」
「施得望！假
如你愛我，你一定
也愛我的朋友們。
我，吾如同太陽，
吾是爲一衆人的；
同時吾却也好似完
全是爲吾的小施得
張（四〇一第）樂快到受也，們友小

爲愛我而愛他們，充軍地中一切人們，都是吾所愛的；他們也是爲到極樂國去的，他們也同你一樣，所以，你該愛慕幫助充軍地中一切人們。」

施得望又很悲哀地問道：「國王！可有比我更愛你的麼？」國王笑道：「你的愛我，並不完全摯誠；但是吾很重視你的愛情。每次吾來看你，是要使你對我的心火更炎熱。」

「國王！請你告訴我一個比我更愛你的人。」

「有個孩兒，他從未故意違逆過吾的法律，他怕使我難過；所以他寧願自己受苦。他常對我說：他要把從沒有人愛我過的愛情，獻給我。」

施得望哭着說：「國王！吾不會說這樣的話！」

「小朋友！吾要告訴你，各人對我的愛情，都不是一樣的，

既然吾愛一衆人，所以吾要各色的愛情。施得望！你的愛情，也是同別人兩樣的。假如你不把你的愛情給我，吾也無處去尋找；所以你能向我說：你要把從沒有人愛過我的愛情，獻給我。」

「國王！請你教我怎樣盡力愛你？」

「你該認識我，你該常常想我：吾怎樣爲你難過，吾怎樣願意在充軍地中，常同你在一塊兒住。你也該效法我，吾爲無論什麼人都是相稱的；就是不愛我的人，不像我的人，也是相稱的。吾常賞賜人恩寵；但也有許多人不以愛還愛，有的還要凌辱我。在極樂國中，一切人們，都像我一樣，他們不互相嫉妒，他們更喜歡吾怎樣另愛別一個。有幾個，在極樂國中，位子很高，比衆美麗，又受吾特別的恩愛；這都是因爲他們在充軍地中，也特別愛我；但是，他們並不因此嫉妒，因爲他們中沒有自私自利者。」

他們看見別人受吾特別的恩愛，好似自己也受到一樣。他們都滿足。施得望！假如你也効法他們；那末將來有一天，你也像他們一樣。」

「國王！吾如今要努力了！」

★

★

★

不久後，有人對施得望說李錫恩不好。施得望知道這些話都是憑空捏造出來的。他聽了後，很不快樂。他想告訴李錫恩，叫李錫恩同那個人論理，忽然他又想：「啊！吾許給國王些什麼？吾假使把這些話轉告給李錫恩聽，李錫恩一定要和那個說這話的人不對。啊！這是愛慕或是幫助國王所愛慕的人麼？」

悲

哀

他心中起了一陣激烈的戰爭，他多麼願意把這些話告訴給李錫恩聽！但是他又願意愛國王！

戰爭停了，他得勝了！他爲愛國王，不使別人互相不對，後來國王來看他的時候，國王很是快樂，摸着他的頭髮，很親愛地吻了一吻他，泛着紅潮的雙腮；



十六 極樂國

「國王！請你告訴我些極樂國中底事。聽說你的王宮很是美麗；但是像吾這樣窮孩兒，一旦住在王宮中，一定連手足都不知怎麼放法！」

「施得望！你該記着：是你，該當進極樂國，住在吾的王宮中的——這極樂國，是你的故鄉，是你的家庭！」

「國王！在這裏，吾沒有家庭。吾聽說別人都有家庭，家庭中，有慈愛的爸爸媽媽；還有許多哥哥弟弟，姊姊妹妹；他們的還有美麗的屋子，屋前也有小花園；他們有馬，有花白狗，有鳥，書等：啊！這些吾極願意有，却都沒有；然而吾想這些，或

許爲我是不好的！」

「小朋友！你現在不能得到你所要求的幸福。吾却老實對你說：充軍地中底幸福，都是虛幻的；假如在充軍地中越苦；將來的賞報也越厚！充軍地中的幸福，是不能滿足人們底要求。諒來你也看見過有許多人，愈是得的多，貪心也愈大。有許多人，固然給他們貪得了許多，一時很快樂；但是這快樂來去不定，不多時後，卽轉樂爲悲。施得望！每天有許多人，二手空空，走進永苦的火國，他們不能帶一些在充軍地中得到的幸福；因爲充軍地中底東西，仍當留在充軍地中。」

「他們都能進極樂園麼？」

「不是都！有許多人，給快樂迷住了，以爲充軍地是他們故鄉；就竭力經營，他們不想極樂園，於是到吾去叫他們時，他們

一些也沒有預備，爲我一些也沒有做什麼。」

「但是，國王！當你去叫他們時，他們不能預先知知道麼？」

「沒有一個人，能知道吾去叫他們的日子；因爲他們在充軍地，有的很長久，有的很短促，而且吾去叫他們的時間，也是說不定的；有時在早晨鷄唱之時，有時在午飯時，有時在夜籟寂靜時。換言之：時時刻刻，吾都能去叫他們。所以施得望！你該常常醒着；因爲在你不知道的時候，你的國王就要來叫你了！」

「吾想他們不預備，不是可笑麼？假如他們常常預備着，不是很好的麼？但是國王！他們將來怎樣呢？」

「假如他們不預備，假如他們常違逆吾的法律，而並不求我寬宥；那末一旦吾去叫他們的時候，吾要驅逐他們到永苦的火國中，以後他們再不能出來。假如他們常常預備着，他們爲我忍受

一切充軍地中的苦楚；那末吾去叫他們的時候，吾要擦乾他們的淚，吾要親自領他們進極樂國。」



說的幸福，而吾將賞給你更好的。」

(張三一—第)你助幫常常在現她來你待姓你愛她

最好，充軍地中
底幸福，得到得
越少越好。」
「這是一定
的，施得望！你
是個窮小孩，你
是有福氣的；因
爲你沒有人家所

「所以，最

「啊國王！吾多麼願意有嗚：啊吾多：麼！但是：我想或許不能麼：？吾多麼願意有一個：母親！一個：好母親！在極樂國中！」

「小朋友！吾已知道你要問這事。真的，在極樂國，有個好母親，她愛你，她等待你來，她現在也常常幫助你。」

「可也有哥哥姊姊麼？假如有，吾可以和他們一同玩。」
「一切你能想像的真樂，那邊都有。譬如：小朋友，快樂，愛情，在那邊都有，還有你所從未聽見過的，那邊也有；吾都爲你預備着。」

國王底視線，漸漸移向極樂國。施得望也向那邊看；繼而又謙遜地對國王說：「國王，吾只要一次，看見方纔你對我說的一切，吾一定寧死不走《闊路》。」

國王默然不聲，他好似沉思着，繼而又望着施得望說：「你如今還不能看見。但是，你既然常常這樣求我，你可以把吾所給你的『信德千里鏡』一照，就可以看見。這『信德千里鏡』，是極貴重的，你該當常常用它，一直到你走到極樂國纔止。」

國王去了，施得望底心靈中充塞着愉快。

一天工作完後，施得望還該當修補一只籃，還當把餅給多瞎子吃。

日已西沉，施得望走進草棚，他覺得很乏力。『平安燈』照常亮着。他就拿出『信德千里鏡』，在燈光下看着。他看見『信德』二個金字，刻在鏡上。他就靠近窗口，用『信德千里鏡』向外張望。他看見很遠很遠：這地方，一定不在充軍地。在那邊，他看見有座光耀奪目的全城，象牙的宮殿，高築在國之中央，殿

前橫亘着一條水晶般的清流，路都是用純金砌成的，每扇門是用整個的碩大明珠雕成的。在那邊，有一座純金的大寶座，無數大臣，首戴金冠，圍着寶座；他們都穿着潔白的衣服，各人手中拿着凱旋的樹枝。他們經過御座前，脫去金冠，高唱抑揚的歌曲：『吾們大家快樂罷！唱罷！玩罷！吾們大家來歌頌國王，吾們是他的奴僕！』另外，有位慈愛婦女，她衣日踏月，頭戴十二顆明星。

施得望呆立了許久，他望着浩浩無垠的極樂國，他也聽得細弱的歌聲，由遙處傳來。真的，這寶貴的『信德千里鏡』；非但能够照見遠在千萬里外的極樂國，還能聽到那邊抑揚的歌曲。依事實上說，他怎能看見極樂國，他怎能聽得抑揚的歌曲。另外充軍地中層層煙霧阻蔽着；但是，施得望相信這是真的，這

比日常看見的事實還真。

幾時他工作乏力的時候，幾時他悲哀的時光；他就拿起「信德千里鏡」，照看極樂國。而那「千里鏡」，一天比一天，更照得清楚了，歌聲也漸漸迎了，慈母頭上戴着的十二顆明星，也有些的光明了。施得望燃燒的心火，炎炎不熄。他對國王的愛情，也隨日並進！



施 得 望 底 憧 憬

十七 等待地

施得望照看了極樂國後，又廻目看充軍地，他覺得極樂國與充軍地，誠有天壤之隔。忽然有一次，他看見又有一方國土；那邊很陰沈，同時也有紫赤的火炎。火中隱約地看見凶暴的惡魔，手持火槍，跳上跳下，對可憐的人們，上下亂刺。在那個國底門口，寫着「永遠」二個大字；門上還有一只鐘，鐘聲滴得，却常指着十二點鐘。施得望看了後，半天說不說出話來，他知道這就是永苦的火國。從此這可怕的圖畫，深印在他的腦幕上。每當三仇凶暴地攻擊他時，他就拿起「信德千里鏡」，向永苦的火國張望。又有一天，他照見在極樂國與充軍地底中間，有方可怕等待

地。在那邊，他看見有許多國王底朋友，他們跪着，雙目凝視極



(張〇二一第)國樂極視淚目雙，着跪們他

還該當在可怕的等待地待着，待着。這是一方悲哀的土地；因為在那邊，該當等待；在那邊，也有痛苦；雖然，同時也是一方希

樂國，他就回首問大臣說：「他們在做些什麼？」

「啊！他們因為尚未還清在充軍地中應當償清的債；所以

望的土地；因為他們知道：終有一天出這可怕的等待地；他們知道自己的名字，已寫在長生冊子上。真的，那邊是痛苦的，施得望！譬如你被人關在一間極熱的屋子中，你一定要直奔門外，為吸吸室外空氣，誰知你一走出外邊，又是一間更熱的屋子；那時你將怎樣呢？他們也是這樣，他們方纔脫離悲哀的充軍地，他們想嘗極樂國的快樂；可憐他們走進一方更可怕的等待地！他們渴望的痛苦，誰能想像？——

施得望含淚問大臣道：「可有什麼方法救他們，並救我不進去？」

「施得望！只要你天天善盡職分，勇敢忍受你的苦痛，為償清你的債；那末一定不進可怕的等待地。最好把你所做的善功，獻給國王；為求國王釋放那些可憐者；那麼非但他們可以釋放，

你也能償清你的債。」

從此施得望天天做善功，爲那些可憐者，護守大臣就把他所做的，獻給國王。國王也謝謝施得望，因爲國王能够及早看見他的朋友。國王也許給他：假如他一旦不幸，也進可怕的等待地，那末國王也將叫別人援救他。

施得望多麼的愛國王啲！這都是因爲他有信德千里鏡；假如他將來不愛國王，信德千里鏡還能叫回他的愛情；但是假如他失了信德千里鏡，那就沒有方法了！



(張四二一第)人窮的寒受饑受濟救爲

十八 熱戀

在他倆相見時，國王教給他許多知識，另外還給他心靈底愉

快·施得望坐在國王底

膝上，把心事一一告知

國王聽·他的愛國王，

隨日增加；他自私自利

的心，也漸漸沒有了，

他如今也能愛國王所愛

的人們·他雖然貧窮，

也積下幾個銅元，買些

衣服食物，爲救濟受餓受寒的窮人。因爲國王曾對他說：「假如你救濟貧窮者，就是救濟我。」

有一天清晨，當國王來看他時，不說什麼，也不賞給施得望什麼；於是施得望有些不快樂，他覺得有些乏味，有些敗興；他就輕輕地問國王道：「國王！豈是因爲吾不好麼？爲什麼你有些不快樂？」

國王溫存地對他說：「不！小朋友！吾並不是不快樂！你如今愛我，不該再像從前了。從前你愛我，只爲我的賞報；如今你該爲我而愛我。從前吾來時，你先看看吾手中拿些什麼；吾來看你，好似只爲你有趣，只爲你快樂。有時你見吾時，覺得沒有趣味，就以爲吾不快樂。啊施得望！吾老實對你說：感覺是沒有什麼要緊的；假如你見我時，覺到很大趣味，你就快樂罷；但是，

有幾時你感不到什麼，你也沒有什麼話對我說，吾也不說什麼，你切不可常常想我不快樂。假如你知道有什麼得罪我，你只要懺悔就是了，吾一定寬宥你的。你見我時，只要盡你的心告訴我：你的悲哀，你的痛苦，有時實在一些話都說不出，就立在吾的身旁，望着我好了。吾老實對你說：你要對我說的話，吾早已知道了，何容你嘮叨多舌。施得望！你如今該當進一步愛我，你如今該當熱戀我。」

「國王！照吾想：你賞我每次見你時覺得有趣味，或是對你能說久長的談話，不是更好麼？」

「施得望，感覺着有趣味，將來在極樂國中自會得到的；如今你只該受痛苦。就是見我時，你覺不到什麼，也當堅忍着。施得望！你該當牢記着：你如今該當爲我而愛我，不是爲賞報，爲

有趣味，爲感到些什麼而愛我。施得望！你是無能的，你不能做超乎人間的事，你只要盡你的力就是了。」

從此施得望知道感覺有趣，或是沒趣，並不算什麼。他相信國王對他說：「你是一個人，你不能做超乎人間的事，你只要盡你的力就是了。」

施得望只要有機會見國王，他終不肯差過，一定要請國王駕臨到他草棚中。但是因爲他熱戀國王；所以他願意常常同國王在一處。他對於充軍地，有些煩悶；他巴不得。他的希望，立刻就能夠實現。真的，施得望近來真的有志氣了，大臣底叮嚀，也漸漸少了。



國王駕臨小草棚

十九 最後一次

施得望底行程，如今已是最後一段了。每次國王來看他，他常問國王說：「國王！可是今天麼？」而國王則常常是這樣回答他：「施得望！你該當常常醒着！吾不對你說預備罷，吾却對你說該當預備！」

所以近來施得望更努力了，他的小草棚，常常很是清潔，玻璃窗擦得很亮，小徑上鋪滿鮮花。在清晨起身時，他想：「或許在睡覺前，國王要來叫我？」一到睡覺時，他又想：「也許今夜吾要離去充軍地？」他一舉一動，都承行國王底真意；一切悲哀，痛苦，他都忍受着，爲獻給國王，補償他的債；使一旦離去充軍地

時，就能一直去見國王。他渴望國王，最後一次來見他；他常常拿着信德千重鏡，不時向極樂國照，他也常唱着：

啊可愛的故鄉！

幾時我能親自瞻仰？

哪天？啊國王！

吾能同你永聚一堂？

施得望知道在他未離充軍地前，惡魔一定要更利害地進攻，還有惡魔底朋友們，也勢必努力勾引他。所以他常常醒着，提防着。

至於自己，著者已好久不提及他了。他近來有志氣，肯馴服於施得望權下，自然，他常立在施得望身旁，但是他不囉唆，也不反抗。幾時施得望命他做事，他常俯首順命；雖然不是常常溫

和，然而他不能做什麼，施得望却仍是不時監視他，一些不放鬆，然而也常安慰他。



(張一三一)第中薺草小的他到進次末王國

棚中，施得望快樂得跳起來，倒在國王懷中，快樂的淚，也隨之
 涔涔，國王親手擦乾他的淚，引他一同出草棚，但是他們仍是在

一天，有
 啊，快
 樂的一
 天！國
 王末次
 進到他
 的小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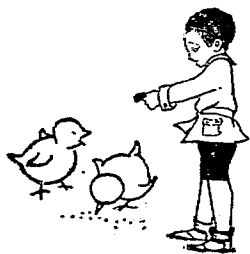
充軍地中。國王懷抱着他，勿使他受到什麼害。惡魔想奮最後之力，却也沒有什麼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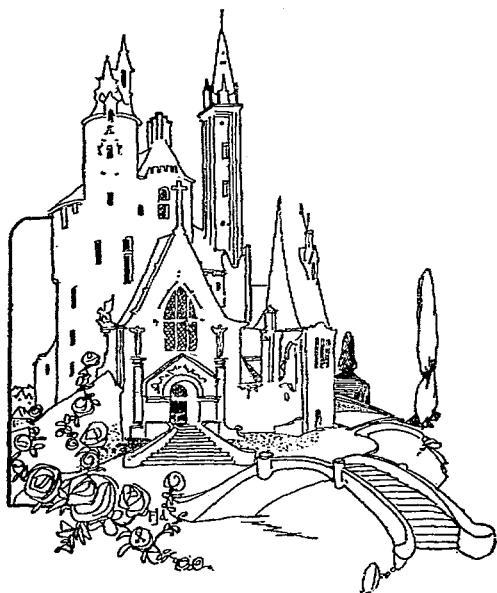
當他倆近極樂國底門時，聽得有人在門內唱着：「大臣們！快開門！因為榮福之王將進！」

珠門開了，一道愉快的光線，照在施得望微笑的面上，他看見國王忽然穿着美麗的衣服，光耀奪目，回首溫存地對施得望說道：「小朋友！你以前愛我，現在請來一同享福罷！」他又看見有的是認識的，有的從沒有看見過；他們都出來歡迎施得望。他看見許多哥哥姊姊朋友，他想起這都是國王曾許過他的。他看見啊，他看見一位慈愛的母親！他看見，他看見從未見過的一切。他東張西望，看這看那。他看見無數大臣，拿着得勝樹枝，穿着雪白的衣服，他不禁喊道：「啊！偉大的國王！你這樣光榮，

這樣美麗，怎麼竟然來到吾一個窮小子底小草棚中？！啊巴不得以前吾更多多愛你！

以往的事都已過去了！從此他沒有死亡，沒有痛苦，沒有眼淚；却各處常聽到歡樂的歌聲：同國王住在一塊兒，永生永存！





印好了後

記得本書是在去年暑假時，濃蔭下，涼風習習中，用二十天底光陰，纔譯完的。譯後，放在吾亂稿中，大約六個月；爲如入《聖體軍叢書》，審查了三個月；爲待排印；又是三個月；如今印了二個多月，終算和讀者相見了！

因爲獻縣已有譯本——在本書待排印時，吾纔知道的——另外或許有人要說：有了一冊譯本，已足够了！爲此，吾想說幾句話：譯本只要一冊，這問題，在理論和事實上，都告知我們是不對的。

奇城之王——獻縣出版的譯本——是直譯的，吾的是意譯的。因

爲譯法的不同；於是譯文也各有區別。——因爲人們底賞識，不是都一樣的；所以不妨都存留。

在事實上：譬如太戈兒底新月集，有劉半儂，金明遠，葉紹鈞，鄭振鐸，王獨清等君底譯文。拜倫底哀希臘，有蘇馬胡三家譯文。但丁底神曲，吾國已有許多人譯過，聽說嚴旣澄先生，已應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之約，在最近就要出版了。此外，如虎德底縫衣歌等……都有許多人譯過。就是我們《聖經》，中文的，也有五大種，但是都存留着。

正誤表

頁
行
誤

正

35 35 29 29 27 19 17 17 16 10 4 4 3 3

11 10 7 題目 2 5 9 4 1 4 7 1 6 5

沒有眼淚，
充軍地
頻頻回顧
貴族們的朋友
並許給他，
聽你的命
並沒有什麼誠摯的
憧憬
看了就知，哪條路通極樂國；
使用的，
一個倔强的同伴
自己
免你，
而已，

沒有眼淚；
充軍地
頻頻回顧
貴族們底朋友
並許給他；
聽你的命
並沒有什麼誠摯的
憧憬
看了就知道哪條路是通極樂國。
使用的。
一個倔强的同伴（眉字全上）
自己
免你；
而已。

126	116	108	101	99	86	86	81	76	71	67	56	55	43	43	頁
8	4	5	1	1	6	1	10	3	3	9	12	5	8	2	行

誤

這並非
問人要來東西
盜兜
作戰，
用重鎖鎖鎖着
含着
辭疑
都末
不定地
他幫在助
不
極樂國！
雙腮，
迎了
他巴不得

正

這並非是
問人要求東西
盜兜
作戰，
用重鎖鎖鎖着
含着
遲疑
都來
不停地
他在幫助
不可一
極樂國！
雙腮，
近了
他巴不得



童子聖體軍要略

張希斌編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第三版發行

聖體軍的名字，已到處能夠聽到了；實行組織的，也已很普遍了。到底童子聖體軍要略的需要，並不減少，因為祇聞其名，不明究竟的人士，尚還很多。

這本小冊子，為研究或關心聖體軍和公教學生們是必讀的；為要明瞭聖體軍大概的人士，也是唯一的參考品。本書的文字很淺易，分段很醒目，雖是小小的一冊；却已把聖體軍有關的一切完全介紹了。

內容大概如下：——

- | | |
|-------|--------|
| 1. 性質 | 6. 設辦 |
| 2. 宗旨 | 7. 組織 |
| 3. 規律 | 8. 典禮 |
| 4. 教練 | 9. 軍歌 |
| 5. 資格 | 10. 結語 |

一九三二年教宗擢升聖體軍為聯合宗會的詔書，也已刊載在第三版的卷首了！

在數年內，得三版印行 10500 本，也足見本書需要的殷切了。

每本價六分

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啟

張希斌譯 小宗徒 再版本

- 文字兒童化，再版本 又改淺了不少。
- 裝訂藝術化，再版本 益加新奇精麗。
- 價值普遍化，再版本 再減低了許多。

這本是電影小說，取材精粹，編輯活潑，最合學生理，已使不知多少讀者，手舞足蹈，額手歡呼；也使不知多少讀者，咨嗟浩歎，傾流同情的淚兒。

初版譯本，早已售罄，此次再版，又得原譯者，將文字盡力改成平易，清淺；使低年級的小學生，也得一嘗美味。印刷方面，本已精美異常，再版本的封面，顏色，紙張：益加精究妍麗。圖畫方面，除保存原有照片十六張外，又插入十數幅小畫。

總之，不論在內容方面，形式方面：使小讀者都能意想不到地滿意。念過小徒初版者，也應人手一冊。

價值不但不增加，反而減低了不少，這也是創見的。

售價：每本一角六分，每十本一元二角。

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啟

遺書一束

！生學小！友朋小是 ！物讀好良的人軍體聖

本書是敘述一個八歲兒童的故事。他是一個活潑伶俐的兒童。自從初領聖體以後，熱心勇敢更加出衆。做領聖體聯盟會的書記，（像現在聖體軍的隊長）同一位神父通信。所說的遺書，就是他寫給這位神父的信。他在信中，述說自己一總的事情：日常的生活，有趣的遊戲，好新聞；自己的過失，心底的秘密，也完全和盤托出。他的父親，是個無神派，不相信天主的掛名教友。他爲他祈求，爲他領聖體，爲他吃苦，有時也用幾句好言規勸他，真和現在聖體軍的精神一般。未來他爲他父親改過而犧牲性命。這些遺書，因爲是他親手寫的，所以爲兒童們更覺有趣可貴。篇後又附上吾主的聖意和教皇的意願，例舉吾主和教皇愛慕兒童的言行。正是小朋友，小學生，聖體軍人們不可不看的一本書！

售價每本一角二分 十本一元

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啓

花鳥曲

張孝松 著

本書是個公教青年修士底摺作，輯集着：新詩・兒歌，表演歌・

來！公教小朋友們！來讀「花鳥曲」！來玩味蜜甜的歌意！它比牛奶糖還甜呵！

來！愛讀新詩的公教青年們！你們嫌近年來文壇上詩歌太沉寂麼！來讀「花鳥曲」！來讀吾們自己的公教作品！

來！沉醉在葡萄酒杯中，慣讀吟風弄月，風流作品的公教青年們！快醒悟吧！回轉頭來！來讀「花鳥曲」！浸沉在爲你們傾流的聖血中！

來！逗留於鬼文學道上的公教青年們！拋了你們久已懷抱的詩韻合璧！來讀「花鳥曲」！來加入到公教新文學底戰線上來！勿做個時代純正文藝底落伍者

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啓



奉 獻

短篇小說選——周溶良編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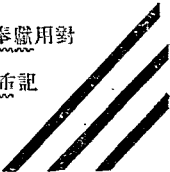
篇篇寄寓着聖體軍的真精神
篇篇暗觀着軍人活動的指範
——是聖體軍的課外良友——
——是教練員取材的府庫——

描寫生動的小說，誰都知道，比着乾枯的訓話，容易感動人，容易收成效。

爲此，譯者任聖體軍聯合刊主筆，兼某隊教練員時，爲激發導導軍人的：救靈神火，犧牲精神：撰尋相當的小說，寫述或講給他們，從經驗上知道，曾收獲想不到的良效。

現在把講述過的，撰幾篇精確，介紹給中國聖體軍。

內容包括得普遍：便宜的交易是描寫犧牲精神的；奉獻用對話說出每晨奉獻的意義，好處和實行的法子，一幅聖體布記述用了生命和血換來的青年聖召。



.....述恭敬和熱領聖體的奇效.....

不必一一說出，讀者閱過後自會明瞭。

聖體軍人，這些故事，是你們活動的模型，是你們熱忱的綫，快購買閱讀吧！

教練員們，集會或訓話時，缺少有題的故事，快到這本書中來尋求吧！

聖體軍小叢書

Le Roi de la Cité Merveilleuse

auctore: Mary Loyola

transtore: Fr. Josepho Tsang Hiao Song

上海教區惠主教准

書名 原著 譯者 印行 初版

樂國之王

瑪利老爺

張孝松

徐家匯
土山灣印書館

一九三四年
十一月三十日

